

# 刘庆邦

著

我夜里做梦，  
 梦见的是儿时在农村老家的情景。  
 出这本书时，我把其中的故事与我的梦一对照，  
 原来我的小说故事也多是以儿时的记忆为蓝本的。  
 有些故事虽说是在外地听来的，  
 一过，变成我的小说，人物所处的环境，  
 以及人物说话的口气，必定打上家乡人的烙印。  
 儿时和地域的影响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决定性的，  
 如同我们不能自由地支配梦境，改变梦境。  
 小说做成的梦，也离不开生长期时所处的环境。  
 在生长期，人的记忆仿佛处在吸收阶段，  
 一过了生长期，记忆吸收起来就泛滥了。  
 大概是我们的宿命。

临摹底层生活的中国契诃夫



# 刘庆邦

著

# 河南故事



版社



# 河南故事

天地

刘庆邦

天地人丛书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故事 / 刘庆邦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4

ISBN 7-80040-727-6

I. 河... II. 刘...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341 号

**书 名: 河南故事**

作 者: 刘庆邦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装帧设计: 阿娇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7.5

插 页: 6

印 数: 1-10100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27-6/1 · 521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刘庆邦

## 作者简介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走窑汉》、《梅姐放羊》、《遍地白花》等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外国文字。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 自序：不可改变的梦境

刘庆邦

我夜里做梦，梦见的是儿时河南农村老家的情景。还是那两间半草房子，大风一刮，房角的草檐直呼扇，眼看要被大风掀翻，卷向空中。这时勇敢的二姐爬上去了，用身子压住房檐，直到风渐渐小下来。门口一侧还是爷爷栽下的那棵石榴树，树上开满了红花，树下的地上也落了一层花瓣。我梦见两个姐姐都没有出嫁，我也没有结婚，我们还是一块儿推磨，一块儿摸鱼，一块儿踏着月光去外村听戏。当然，我梦里出现最多的还是母亲，饿了，母亲给我拿红薯，冷了，母亲给我做棉袄。母亲好像并没有去世，永远都那么慈爱地看着我。

我在故乡长到十九岁，而出来谋生已三十余年。论时间长度，在外面待的时间更长。论生活经历，后来的经历更丰富。可是我不明白，梦里重温的为何都是少年时代的记忆呢？为什么后来的生活都难以入梦呢？难道

梦就那么挑剔，它只选择我未成年时的生活，不承认我长大成人后的经历？

出这本书时，我把其中的故事与我的梦一对照，未免吃惊，原来我的小说故事也多是以儿时的记忆为蓝本的。有些故事虽说是在外地听来的，但从我心里一过，一变成我的小说，人物、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物说话的口气，必定打上家乡人的烙印。看来儿时和地域的影响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决定性的，如同我们不能自由地支配梦境、改变梦境。我们用小说做成的梦，也离不开生长期时所处的环境。在生长期，人的记忆仿佛处在吸收阶段，一过了生长期，记忆吸收起来就淡薄了。这大概是我们的宿命。

2004年3月6日于北京

# 目 录

离婚申请	1
眼睛	15
大活人	29
作为男人	46
红围巾	64
黄金散尽	78
朋友	90
害怕了吧	105
别让我再哭了	118
眼光	133



给你说个老婆	147
一句话的事儿	160
征婚	174
女儿家	191
刷牙	206
光明行	219
赴宴	233
逃不过自己	246
尾巴	261

## 离婚申请

窑底下什么样的事故都会发生。有人被一头尖的柞木扞椽刺中了肚子，扞椽一端钺在溜子里，溜子还在运行着。那人双手在前抱着扞椽，想把扞椽拔出来，不料扞椽斜刺里从后胸穿出来了。回柱工用小绞车从废巷里往外回柱子，钢丝绳突然断了，回弹的钢丝绳从一个回柱工的脖子里抹了过去。回柱工还站得直直的，抬着的手臂还未及放下，他的人头已落在脚边的煤窝里了，茬口处齐刷刷的。相比之下，李云中的死法比较平常，他就是脑袋被砸漏了。

李云中正在溜子机头处理头干活，上面垂下一根铁梁，砸在他后脑上了。他戴有胶壳安全帽，倘下面没有硬物垫着，他的脑袋还不至于漏。在铁梁砸下的同时，机头浑铁一块的防护罩从下面顶住了他的脑门子，两下里一挤，喀嚓一下，他的脑袋就漏了。用锤子在石板上砸核桃，如果使过了劲，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响。一时间，工友们都说，不行了，李云中的脑袋漏了。

他们不说李云中的脑袋烂了，也不说李云中的脑袋碎了，这个那个，说的都是李云中的脑袋漏了，众口一词似的。这种说法有点轻描淡写，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隐晦，让局外人一时不好判断人的脑袋是怎

2 么个漏法。人们想到日常用的锅碗盆罐，那些东西漏汤了，漏水了，才说漏。人类至高无上的脑袋怎么也说成漏呢？那些陶制品，金属制品，漏了可以铜一铜，补一补，再用。人的脑袋漏了，难道也能用铜子铜，补丁补吗？

矿上的工会副主席王承坤，一听说窑下有人出事，马上往窑底现场赶去。只要矿上出了工亡事故，王承坤每次都参与善后工作，他有资格比较早地得到消息。救护队员的行动算是快的，王承坤和扛担架的救护队员几乎同时赶到事故现场。王承坤近前一看，李云中的脑袋漏得一塌糊涂，已不可收拾。不可收拾也得收拾。救护队员带去的有大口径的、黑色的塑料袋，王承坤让救护队员把李云中装进塑料袋里了。在王承坤的指挥下，几个救护队员把袋口张开，是自上而下兜底装的。王承坤一再对救护队员说，小心，小心，轻点，慢点，像是怕把李云中碰疼似的。王承坤也搭了手，他对李云中也有话说，他说，好伙计，没事儿，走，你跟我走，下班了，咱上去洗个澡，哎，好，好……

把李云中抬进矿上医院的太平间里，救护队员的任务就完成了，人就撤走了。按照善后工作的惯例，王承坤在另一位善后工作人员陪同下，要把李云中全身上下检查一下，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什么遗物。下窑的矿工，汗一身，煤一身，一般不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口袋里不过是几张零钱，一块旧表。当然，也有的矿工爱在贴身的口袋里装一张全家的照片，一个孩子的照片，或一个女子的照片。近年来，王承坤在工亡矿工的口袋里找到的护身符比较多。所谓护身符，就是用一小块黄绢，缝一个比扑克牌还小的小方块，上面写上护身符几个字。每次从死者身上看到护身符，王承坤都心生感慨，矿工生怕护不住自己的身，才花钱请来了护身符，谁知道呢，连护身符也保护不了矿工的身啊！这些遗物，王承坤都会妥善保管，在适当时机交给工亡矿工家

属。也不是什么遗物全都交给工亡矿工家属。比如在某位死者的口袋里找出一张女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眉目含情，姿色出众，明显不是死者妻子的照片，出现这种情况，要不要把女子的照片交给死者的妻子，就要慎重考虑。为避免死者的妻子心灵上有可能受到伤害，还是把照片压下来好一些。

冬末春初，天气还很冷。李云中上身穿了一件工作服，外面还穿着一件棉坎肩。棉坎肩是再生布再生棉做成的，是矿上发的劳保用品。再生布比较稀薄，一刮就破了。凡是破的地方，李云中都是用炮线连续缀上了。尽管如此，里面的棉絮还是露了出来。再生棉本来就有些黑，一沾满煤粉子就更黑。李云中的扣子倒系得很整齐，五个扣子全都系着。王承坤把李云中棉坎肩的扣子解开，手伸进里边工作服的口袋里，从中掏出一个折叠着的牛皮纸的信封。王承坤想到了，若是李云中还活着，他不会允许别人掏他的口袋，因为人的口袋多多少少总是代表着个人的一点秘密。李云中一死，他的口袋就不再属于他，他的一切就全部开放了。王承坤以为信封里装的是未及发出的信，他抽出里面的两张信纸，展开一看，不是信，是一份申请书。他只把前面的一张写满字的信纸匆匆浏览了一下，第二张信纸还没看，就把两张信纸按原样折好，装进信封里去了。他意识到，这份申请可能与死者在窑下出事有些关系。另一位善后工作人员问他，是信吗？他说不是，是申请书。同事又问，是入党申请书吗？王承坤没有回答是什么性质的申请书，他有些含糊，说就是一般的申请书。说着就把申请书放进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兜里了。这只带拉锁的小提兜是专用提兜，一听到有死人的消息，他就把这个提兜抓在手里。死者的遗物也都是先放进这个提兜里保存。

李云中留下的遗物是一份离婚申请书。王承坤回到办公室，才把

- 4 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仔细看了一遍。李云中使用的是流行的说法，说他和妻子孙宝英感情破裂，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孙宝英起了外心，背叛了他的感情，和别人好上了。这个别人不是别人，就是村里的支书田怀金。孙宝英带着孩子从农村老家农转非来到矿上后，因矿上没房子，他们就在附近村里租了田怀金家的一间原来喂牲口的房子住。田怀金表面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出来进去不大搭理他们，背地里不知怎么就和孙宝英勾搭上了，他一下井，两个人就跑到一块儿去了。李云中说他决不是多疑，瞎猜，他有事实根据。有一天他上夜班，因手指受伤提前回家，就碰见姓田的和孙宝英正在一块儿睡。为这个事，孙宝英曾对他下跪过，还抽了自己的嘴巴，保证今后一定改过。谁知道，这个女人的话根本不可信。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自家床上把两个不要脸的东西逮住了。李云中说，他多次对孙宝英口头上提出离婚，孙宝英不同意。有时虽然同意了，但让她跟他一块儿到矿区办事处去办离婚手续，她又不去。实在没办法了，他才写出这份书面申请，请领导根据实际情况，批准他和孙宝英离婚。书面的东西一般都有强调，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里也有强调。他强调说，自从发现孙宝英有外遇后，他心里一直非常痛苦，精神上成天价恍恍惚惚，觉得干什么都没劲，活着也没啥意思。这样下去，他担心会影响他在井下进行安全生产，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他恳求领导，从人身安全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为他解除后顾之忧。看完了李云中的离婚申请，王承坤觉得李云中真是言中了，他们的夫妻关系问题，果然影响了安全生产，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王承坤很替李云中可惜，也替李云中难过，李云中的离婚申请书还没来得及交出去，人就不行了。这一下，李云中的婚就不用离了，他一死，他和孙宝英的婚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

王承坤从没看到过类似离婚申请这样的遗物，认为这件遗物的内容比较重大，有必要向矿长汇报一下，让矿长在善后工作的拍板阶段做参考。他要通了矿长的电话，把死者李云中遗物的内容简单对矿长讲了。不料矿长对遗物的内容并不重视，说遗物与事故处理没什么关系，不要把遗物说出去，没必要让别人知道。王承坤向矿长解释，说从申请书的内容来看，李云中的妻子对李云中的死是负有一定责任的。矿长说，这不好说，一个女人，她跟谁好，不跟谁好，这是人家的私事，也是人家的自由，谁都不好说什么。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男女方面的事不算什么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王承坤还要说点什么，矿长就有些不耐烦，矿长说，我说你怎么糊涂起来了，你要考虑工农关系，知道吗？工农关系！

李云中工亡的消息，由王承坤负责通知李云中的家属。王承坤带着工会女工部的部长和工会的一个女干事，打听找到李云中的妻子住的地方去了。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问孙宝英，你是李云中师傅的爱人？孙宝英正坐在屋里小凳子上择一堆毛毛纓纓的野菜，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样子有些惊慌，赶紧站起来了，说是，是。王承坤说，我们是矿上工会的，要到各家走访，了解一下农转非家属的住房情况，今天走到你们家来了。顺便告诉你一下，你爱人在井下受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治疗，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吧。孙宝英听说丈夫受了伤，脸一下子就白了，眼里也涌满泪水，他问，云中哪儿受伤了？王承坤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也说不太准。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看就知道了。

田怀金从堂屋里出来了，站在院子里问，怎么了，李师傅出什么事了？

王承坤认识田怀金，但他没有答理田怀金。他以前就对田怀金印

6 象不好。田怀金仗着自己是本地的坐地虎，鼓动村民包围过矿上的井口，抢过矿上食堂的馒头，给矿上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少麻烦。看了李云中留下的离婚申请，他对田怀金的印象更差劲，已在心中把田怀金列为不值得答理的人。田怀金把手伸到矿工家里，把矿工的妻子都偷走了。在他们没到来之前，说不定田怀金对孙宝英又有动作，这会儿倒装得跟正经人一样。要是田怀金知道李云中已经死了，不知这家伙心里有多乐呢！王承坤只跟孙宝英说话，让孙宝英马上跟他们走。又问孙宝英，你的孩子呢？孙宝英往门外看了看，说跑出去玩去了。

孙宝英随王承坤他们走到院子里，见田怀金在院子里站着，就站下不走了，眼睛望着田怀金，像是在问田怀金怎么办。

田怀金认出了王承坤，说，这不是王主席吗，李师傅是什么情况？情况严重吗？王承坤这回不答理田怀金是不行了，以极不情愿的口气说，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好说。反正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需要家属配合处理。田怀金似乎已经估计到情况的严重性了，他对孙宝英说，你先去吧，一会儿我也去看看。孩子你不用管了，等孩子回来，让你嫂子先替你看着。

王承坤他们没有领孙宝英去医院，而是把孙宝英领到工会办公室去了。他们让孙宝英坐沙发，给孙宝英倒茶，对孙宝英很是热情。王承坤问孙宝英，李云中师傅最近情绪怎么样？孙宝英摇摇头，好像不懂什么是情绪。王承坤说，就是心情，李云中师傅最近在家里心情好不好？孙宝英也没说李云中的心情好不好，只是点点头。她显得很拘谨，好像还有些紧张。她问，不是说去医院吗？王承坤答应一会儿就去。王承坤还要做一下孙宝英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不说你也可能知道，煤矿工作是跟大自然作斗争，大自然有时是很无情的。按我们的想法，我们希望每个矿工都平平安安，每个矿工的家庭都和和美美。可

是，我们要跟大自然作斗争，就免不了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跟你讲这些，是好让你心理上有个准备，万一李师傅抢救不过来，你也不要太难过。孙宝英大概预感到了什么，她问，我们家云中到底伤在哪儿了？王承坤说，可能是伤到头部了。孙宝英一听，眼泪呼地涌流出来，她说我去医院，起身向医院奔去。王承坤和两个女干部赶紧向孙宝英追去。

孙宝英是在矿上医院的太平间里看到丈夫李云中的。此前，李云中已被清洗过，整了容，化了妆，还穿上了一套新衣服。李云中空的脑壳里充填的是医用纱布，满满的纱布使他的脑袋又鼓起来。他的脑袋还用一顶鸭舌帽做了伪装，帽檐几乎遮住了眼睛。这样一来，李云中的五官看去还是完整的，仿佛他的脑袋也没有破碎过。孙宝英喊了两声云中无人应，就要上前去脱丈夫的帽子。守在她身边的几个女干部和女工早有防备，她们拥上前去，有的拉手，有的拽胳膊，有的抱腰，把孙宝英限制住了。孙宝英顿足大哭，挣扎着往丈夫身上扑，喊着，云中，云中，我是宝英，你睁开眼看看，我是宝英啊！云中，云中，你这是怎么了。孙宝英挣扎不脱，哭着哭着就站立不稳，瘫坐在地上。孙宝英虽然瘫坐在地上，那些很负责任的女人仍不放松她。坐在地上的孙宝英哭得更痛心，我死，我去死，老天爷，为啥不让我替云中去死呢！云中，我对不起你呀！王承坤听出了孙宝英话后面的话，别人都不一定听得出来，王承坤相信他能听出来。孙宝英话后面的话也许很多，李云中在离婚申请中写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话后面的话总是大头儿，没说出的话或不能说出的话，总比一辈子已说出的话的总和好多倍。

善后工作小组在和孙宝英协商李云中工亡赔偿事宜时，田怀金也去了。田怀金说，他是孙宝英的房东，也是李云中的生前好友，他要



8 听听协商情况。按说田怀金是局外人，这样类似谈判的协商他无权参加。王承坤正要和田怀金说对不起，在场的一位副矿长先说了话，副矿长说，好，欢迎欢迎。这样，王承坤就不好让田怀金出去了。别看田怀金在矿上什么职务都没有，矿工们却在背地里叫他二矿长。隔一天两天，大矿长，副矿长，就要请“二矿长”吃一顿，喝一顿，不然的话，矿上干什么事就别想顺当。在协商过程中，由于田怀金说孙宝英家这困难，那困难，替孙宝英讲了不少条件，致使矿上比规定多赔偿孙宝英家好几千块钱。这让知道内情的王承坤心里很是不平。他想，田怀金这是拿矿上的钱给孙宝英送人情，或者说是拿国家的钱进一步收买孙宝英的人心。名义上这些钱都是给孙宝英要的，以后孙宝英能不能支配这些钱还很难说。

矿上派车拉李云中的遗体去火葬场火化时，孙宝英复又痛哭不止。田怀金也跟车去了。车里两排竖座，贴着车厢的两侧。孙宝英和田怀金坐一侧，王承坤坐在对面的另一侧。而李云中的遗体就顺着放在车厢正中。王承坤一抬眼就看见他们两个，心里甚感别扭。王承坤只得俯下身子，埋下头，尽量不看他们。这样他又把躺在担架上的李云中看见了。李云中身上虽然盖了白布单子，连头和脸都遮盖住了，但他似乎仍能看到李云中痛苦的表情。李云中在离婚申请里说过，自从发现孙宝英和田怀金好上之后，他心里一直很痛苦。要是李云中的灵魂有知，他这会儿会更加痛苦。因为他的遗体在这个世界还没消失，就在他跟前，那两个人就快要把不正当的关系公开化了。王承坤不禁摇了摇头，他想，这就是人哪！

李云中的善后处理完了，还有一件事情，王承坤心里放不下，这就是李云中留下的那份离婚申请。他没有把申请书扔掉，把申请书从提兜里转移到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去了。其间矿长打电话问过他一次，